

## 乐活·晚情

## + 怡情乐司

这个人的爱好有点儿怪:他不但爱搜罗相机,而且爱把相机拆开看看,当然,最后他都能给装回去——

## “拆机迷”杨小杰

□记者 闫卫利 文/图

## 1 20多部相机被“肢解”

住在洛龙区在水一方小区的杨小杰,家里摆着大大小小20多部相机,其中“年龄”最大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相机,中国早期照相馆里的“庞然大物”也在其中,就连火柴盒大小的日本间谍相机也被他搜罗到家了。这些相机都被杨小杰拆解过N遍,不过它们依然完好无损,还能正常拍照,可见杨小杰的功夫了得。

杨小杰说,他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,退休以后没什么事,就喜欢一个人在书房里,戴上老花镜开始相机“拆解之旅”。拆解相机可不是简单的

事,最初他常常把一部相机拆得七零八落的,却装不到一起,很懊恼。后来他摸索出一套方法:先把相机的大部件拆下来,分别编码,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拆小零件,每拆一个就在一张纸上按顺序画上草图,等装配的时候就按顺序倒着装,一点也不乱。

杨小杰最享受拆解的过程,因为他能从中了解相机的构造,学到一些摄影技术。为什么早期的国产相机那么笨重,拍出来的照片质量不高,而国外相机小巧精致,拍出来的照片还十分清晰?在给相机“开膛破肚”之后,杨小杰再开始“安装之旅”,这一天下来,他觉得十分充实。

## 2 搜罗相机不疲倦

杨小杰喜欢相机由来已久,上初中时,邻居家有一部相机,杨小杰爱不释手,借来用了一次还把相机弄坏了,遭遇尴尬后,杨小杰发誓一定要拥有自己的相机。

后来杨小杰终于有了一部自己的相机,整天带着拍来拍去,此后只要看到不同类型的相机他就有收藏

的冲动,朋友们也知道他的爱好,投其所好为他提供线索。

2012年年初,朋友告诉他,濮阳有台早期照相馆里的“大块头”相机要卖,一听这消息,杨小杰来了精神,当即驱车赶赴濮阳,在当地找了几个朋友帮忙把照相机一点一点地拆解、分装,装上了车,等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。



杨小杰展示他的微型相机



杨小杰正在把玩他的老式相机

## + 晒宝淘宝

## 顶针儿

□张真渝

周末在家收拾屋子,儿子从打开的抽屉里拿出一件东西问道:“老妈,这是啥戒指,我咋没见过这种款式?”我转身看后,顿时笑成一团。那不是戒指,是我早些年用过的顶针儿。

顶针儿是做针线活时,戴在手指上顶住针头穿过衣料的一种工具。女儿小的时候,我还常戴着顶针儿为她缝制小棉袄、小被褥。之后10多年,基本没再用过。儿子小时候的小棉袄、小被褥全是用女儿小时候的,因此他没见顶针儿。

看着那枚铅灰色的顶针儿,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。在我的脑海中,常常有这样的镜头:母亲戴着顶针儿缝着衣服、鞋帽、被褥。我曾好奇地仰着小脑袋问母亲手上戴的是什么,母亲说,这叫顶针儿,戴上它,针就不会刺破手指。

我家七口人,在那艰苦的岁月里,母亲用她灵巧的手,戴着顶针儿,一针针一线线缝补着温暖、幸福和快乐的生活。后来母亲老了,她的顶针儿便被我接了过来,继续为父母、为自己、为女儿缝制衣物。



顶针儿

## + 闲情雅趣

麻姑仙鹤(国画)



姓名:尹俊英(女) 地址:高新区 年龄:67岁

## + 银发心事

我们无所求  
只愿儿子儿媳恩爱

我儿子今年40岁,儿媳30多岁,现在他们夫妻俩关系很紧张,儿媳住在娘家不回来,我和老伴儿可真着急。

我家条件一般,住房也很紧张。我的儿子早些年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开出租车,由于长期劳累,他患了腰疾,到处医治也不见好,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,行动不便。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,儿子却病成这个样子,对他的打击已经够大了,现在儿媳又不肯回来给儿子一点儿安慰,儿子整个人的精神都快垮了。再说现在孙女才六七岁,看在孩子的情分上,也应该顾及一下这个家呀。

我曾找儿媳谈过心,儿媳说也不完全是儿子生病这个原因,还有一个原因就

是她和我老伴儿不对脾气,处不到一起。我和老伴儿商量好了,只要儿媳肯回到这个家,我们老两口出去租房住都行,我们只希望他们一家三口和和美。

## 七嘴八舌

吴运竹:老两口能做到这份儿上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!做儿女的是不是也应该多为家庭着想。

李周娃:既为夫妻就应该风雨同舟,不能因为一方患病就抛弃他,况且丈夫患病也是因为要养活这个家,儿媳于于心何忍?

董会平: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或许儿媳有她的难言之隐。

(口述人 潘先生 记者 闫卫利 整理)

本版开设以下栏目:《温馨家事》《银发心事》《闲情雅趣》《怡情乐园》《老片新照》《再上学堂》《我拍爸妈》《晒宝淘宝》等,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或提供线索。线索征集热线:15137956968。